

· 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 ·

● 王蒙 / 主编

# 碎爸爸

李冯 / 著



長春出版社

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

# 碎爸爸

李  
冯·著

长春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10 号

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

碎 爸 爸

李 冯 著

---

责任编辑:王占通

封面设计:庄宝仁

---

长春出版社出版  
(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
四平恒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---

开本:850×1168 1/32  
印张:9.5  
字数:175 000

1998 年 1 月第 1 版  
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:1-10 120 册

---

ISBN 7-80604-630-5 / I · 133

定价:12.00 元

文库主编 王 蒙

选题策划 崔艾真

责任编辑 王占通

装帧设计 郝 莉

封面设计 庄宝仁

## 出版说明

《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》是我们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的一套高水准的纯文学创作丛书。时值世纪之交,我们出版这套丛书,有其非凡的意义。

《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》是以集束形式出版 60 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力作。60 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群,目前正活跃于文坛,文学未来世纪的辉煌无疑是属于他们的。长篇小说的创作,是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创作实力的,因此,我们策划和出版了这套丛书。

《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》的编选原则是:入选作品在题材、风格、表现手法等方面,必须是有创新的,有时代感的,有震撼力的;必须是在某一方面或某种程度上,反映长篇小说创作的水准和成就的。

《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》展示精品,期待力作。

1998 年 1 月

【第一部】 七五年

我走进爸爸办公室的时候，爸爸正在那里点钞票。一五、一十，他点得又快又好。我在他面前愣愣地看着他。爸爸点完钞票，用一根小绳子仔细地将它们扎好，抬起头来对我说，这是公款。然后他又冲我微微一笑说：

“带来了吗？”

“带来了。”我说。

爸爸朝我伸出手。我把条款递给他。在那一瞬间，我有一种感觉，我是在把一个点燃了爆竹交给他。很快，爸爸就要像一个真正的爆竹那样炸响开来。他并不知道，这份条款并没有由妈妈过目，它实际上是我拟定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不但欺骗了他，而且在里头还塞进了许多对他极为不利的条目。这既是一次充满了不祥意味的谈判，也像一场搏斗。我清楚地知道，我拟定的东西会对爸爸产生什么效果。要是他晓得我蒙了他，那就更了不得了。我的爸爸是一个爆脾气。最可怕的，是他总喜欢摆出一副压抑着怒气的神色。这样，我一想象着他可能发作起来的模样，两腿便会软下来。

我常常在想，假如时光可以倒转，一个人可以重新选择，那么，我还会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爸爸呢？我知道这是一个荒唐的念头。因为事实上，爸爸是不能选择

## 碎爸爸

的，每个人都必须有爸爸，就像有鸡蛋必须先有鸡。早在你可以选择之前，爸爸就已经选择了你。他生下了你，给了你染色体，还有遗传基因。所以说，你根本就不能选择他，只能够被他选择。你将带着他给你的生命，那一大堆乱糟糟不断裂变又有着他印记的细胞，慢慢长大。人家会说你像他。在某些方面你确实也不得不像他。你可能才到初中就近视了。你感到很委屈，因为你并没有躺在床上看书或课间时不做眼保健操啊？但原因很简单，你爸爸就是近视眼，他总是戴着一副粗大的黑框眼镜，是他决定了你。这样，你到了三十岁便可能像他一样开始发胖，我爸爸的体重就足有一百八十斤；等到了四十岁，你在医院查出高血压与血脂过浓时，你会恍然回忆起，当年你爸爸也是有这些毛病的。更不用说在你成长过程中，爸爸会对你不知不觉地施加那些影响了，比方说坏脾气了、神经质啊，还有走路的姿势到吃饭时的呜噜声。直到熟悉你和你爸爸的人提醒你，你才会又一次恍然大悟。难怪，人们要创作出那个俄狄浦斯的故事啊！否则，你还能有什么办法？看来，最好的解脱办法是做一个孤儿了，可做不做孤儿，同样不是由你选择的；另外，要真成了孤儿，恐怕你又会哭着喊着想得到一个爸爸了，人们也会帮你这么办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是继父养母，听上去够呛吧？

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要重新选择一下爸爸。在中国，爸爸的类型相对总是比较单调，我们远没有俄狄浦斯那

## 碎爸爸

样精彩的故事，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爸爸通常都是保守、严厉、喜欢干涉子女婚姻或有某种象征性的，比如说《雷雨》中的爸爸。那个周朴园可能是给我们留下过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爸爸了。他好像也戴着一副眼镜，尽管是一个塑造得不错也符合实际的爸爸，可作为爸爸，他仍然是缺乏特点和过于象征化的。

我的爸爸可不想干涉我的婚姻，因为当我头一次冒出要换一个爸爸的念头时，我还是个小屁孩子。小屁孩子火气旺，于是我的肩膀上便长出了一个大的脓疮。那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大脓疮，有乳房般鼓胀、饱满的外形，发白的小脓头，脓头旁边皮肤薄如羽翼，似乎只要轻轻一碰，里头的脓汁便会喷溅而出。爸爸第一眼发现我的脓疮，便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它。他向我介绍说，这是所有脓疮中最厉害的一种，如果不对它采取措施，那它便会像飞蛾产卵一样不断繁衍，直到我的肩膀上长满了这样的脓疮。

爸爸爱上了我的脓疮，他差不多每过一天，就要揭开我的衣服看看脓疮长熟了没有。他迫不及待地要在我的脓疮上施展一番手脚。以后你就会看到，我的爸爸是多么的精力充沛，又是多么地喜欢瞎折腾。

脓疮终于长熟了。它又大、又圆，凸出在我的肩头之上，就好像是一个期待着被采撷的美丽小桃。当然，它已经不是我的、而是爸爸的脓疮了。爸爸含笑把我迎进了他的屋内，请我参观他准备的一桌子器械：一把刚



磨好的铅笔刀，一团药棉，一些用火柴棍捻好的棉签，最后是一瓶酒精和一个取掉了针头的注射器。

现在，我当然清楚地知道爸爸想要在我的身上干什么：他将把酒精涂拭在他的小刀和我的脓疮上，然后，将划着的火柴朝刀上一凑，火苗一亮，刀身就变得靛蓝，这叫做消毒。接着，他就要用这把小刀飞快地划开我的皮肤，以我的疼痛换得他的满足，用这次古怪的手术来表达出对我的爱护，并在我的肩上留下一个永久的难看的伤疤。

可当时，我并不晓得爸爸要给我动一次怎样的手术，我只是被桌上的器械和爸爸的样子吓坏了。爸爸把我按到了凳子上，轻轻地脱去了我的上衣。“啧啧，你看看，都长成这样了，不把脓放掉怎么行？”他迷醉地观察着我的脓疮，喃喃自语说。他的力气那么大，我给按着丝毫动弹不得。可这是我自己的脓，这是我的脓疮！我并不想让他来割它，我情愿让我的肩膀烂掉！我想朝爸爸大声喊叫，不过奇怪的是，他好像根本就没听见。他松开我，转过身去拿酒精给他的小刀消毒了。当那把涂满酒精的小刀腾地燃烧起来时，我体内的忧虑也直窜头顶。我想站起来逃跑，可他是我的爸爸，我怎么能逃跑呢？爸爸握着刀，开始用棉签仔细地涂抹我的患处。那说不出的清凉，那忘不了的恐惧！因为以我那时有限的经验，我已经晓得了这愉快的清凉后便意味着可怕的剧疼。当医生要在你的小屁股上狠狠扎上一针，把

## 碎爸爸

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射进你体内时，他们也总是会这样先给你愉快地涂擦一会儿，转移掉你的注意，还会“不疼的不疼的”乱哄你。可爸爸根本就没哄我，“不要乱动，这么大的疮，你不让我弄怎么办？”他只是生气地警告说。他的那只巨手又按到我身上来了，使得我再一次动弹不得。我非常后悔，刚才没有站起来逃跑，可是，带着我的疮，我又能跑到哪里去呢？这既是我的疮，也是爸爸的疮。他是爸爸，我是儿子，所以我，还有我的疮，也就都是他的。爸爸举刀朝我的肩头割下时，他脸上浮现出的那种细致、那种快感，多年以后，我才在初次和女孩做爱时体会到。爸爸挑开了我的脓头，横一刀，竖一刀，一个利索的十字后，浑浊黄白的脓汁便慢慢地溢了出来。“瞧瞧，”爸爸还让我瞧，让我一道分享这花朵开放般的一刻，“真的是好多脓。”他满足地舔着嘴唇。可我只看了一眼，就几乎要呕吐起来。爸爸要我欣赏的这朵花，如此丑陋，如此疼痛。“不要动！越动越疼。”爸爸又恫吓我说。有几秒钟，他的注意终于短暂地转到了我本人来，他大声地鼓励我坚强些。可是，他为什么要求我坚强？是像那些热衷于教育的爸爸，以这种方式来向我暗示未来生活的实质？还是像那些猴急的男人？当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插入尚为处女的新娘时，也总是会发出这样的呼吁。这其实并不是安慰，而只是发作的欲望。可是，我为什么要满足爸爸？就因为我有的是一个貌似热心又古怪的爸爸吗？爸爸

## 碎爸爸

已经顾不上我痉挛的身体和扭曲的脸了，他一手捉住我，另一手捏着那把铅笔刀，聚精会神地挑开他划破的四瓣皮肤。一转身，他手里又变出了那根拿掉了针头的大针筒。在那一瞬间，疼痛已使得我说不出话来。在整个过程中我压根就没有机会说话。我心里充满了对爸爸的憎恨。泪水模糊了我的眼。我努力在脑海里伸出一双手，想要抓住那憎恨的念头。和爸爸一样，我也开始进入谵妄状态了。在幻觉中，我似乎看到了另一种爸爸：他温和、话语柔软，他只轻轻地一取，那个疮就从我身上移到他肩上了。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，我一定会选择这样一种爸爸的。这种爸爸是女性的，他不会伤害你，只会像南极对北极那样遥远而恒定地吸引你，美妙的磁力性在无形地交流，而没有粗暴的进入和抽出。否则，作为儿子将是一件多么可怜的事情，你惟一的指望便是赶快长大，因为长大一天，你的对手便会衰老一份，这就叫做自然法则，同样无情而又粗暴。爸爸将注射器推到头，然后深深插进我的肩头，准备把脓从那里面吸出来。那滋味就像是火红的烙铁直接搁到了你最粗的神经上。绝望的剧痛中，我想到了那些在集中营里被国民党特务拷打的犯人。这种场面，是我从那时的电影上看来的。爸爸给我用刑时，我和他就生活在一个只能看到那种电影的时代。当然到现在我才意识到，比儿子更厉害的是爸爸，可爸爸也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。这就像生物链或那句“螳螂捕蝉”的成语那样，所以我

## 碎爸爸

可以换一句话重新说，决定了给儿子开刀的是爸爸，可比爸爸更有决定性的则是他所在的时代。

我和爸爸走在大街上。街上塞满了游行的人们。他们举着横幅，打着锣鼓，一个个都穿着灰色的旧衣服，脸上挂着欣喜的表情。

“热烈祝贺……”

领头的一个人握紧拳头，拼命喊道。

锣鼓一阵乱响，其余的人也跟着嚷道：

“热烈祝贺……”

爸爸牵住我的手，在路边站定，等游行的大队过去。

“你看看，认得旗子上的字吗？”爸爸指着他们，俯下身问我。

“中、国、人、民……”眼前旗子乱飞，我死死地盯住中间的那道横幅，慢吞吞地挑着我认识的字答道。

“还有呢？”爸爸不满足地追问。

“热、烈、祝、贺……”我又换了一道横幅，连认带猜道。

“很好，等会儿到了学校，就这样念。”爸爸摸摸我的头。

在幼儿园大班，我已经上了一年了。对我来说，那里已成了一个越来越不能忍受的地方。大班里的全是一些坏孩子。他们经常欺负中班和小班的孩子，抽走那些

## 碎爸爸

孩子手中的布娃娃，抢下人家正在骑着的童车。幼儿园有两个阿姨，但有一个阿姨对这些根本就不闻不问。因为她自己也刚生了一个孩子。一有空，她就抱着她的宝贝婴儿钻到小房间里。那些坏孩子便会拖上我，跟着趴在窗口偷看。

我们看到阿姨背对窗口，腾出一只手，在她的胸口摆摆弄弄，接着，一道细细的水线从她胸口射出，她再把婴儿搂住。

“挤奶，挤奶。”那些坏孩子小声地告诉我。

我真不知道他们小小年纪，哪儿来的挤奶的知识。可是，当另一名阿姨把我们窗口哄开，把我们撵回教室，并一本正经地让我们上课时，那些坏孩子可就傻眼了。

阿姨在黑板上钉了一张红纸，上面用黑毛笔写满了阿拉伯数字。

“跟我念，”阿姨冷冰冰地说，“1，2，3，4……”

“1，2，3，4，5……”

我们坐在小板凳上，盯着那张纸，鹦鹉学舌道。

这个阿姨给我们上课的方式就是这样，她总是拿出这张纸，让我们从1开始念。大概她认为，等我们从这里毕业去上小学时，能够把上面的数字认完，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了。

“36，37，38……”

还没念到一半，阿姨就懒洋洋地停下，让我们按着

惯性往下念。可她一停口，坏孩子们就如同一群失掉方向的小狗，陷入了混乱。

“42, 43, 41, 42, 47, 46……”

坏孩子们扯足嗓子，闭着眼睛乱嚷道。他们其实没有一个有念完这张纸的能力。噢，这就像是一场赛跑，于是，我很快就在他们中间脱颖而出。

“76, 77, 78……”我保持着稳定的节奏，挥臂摆腿，朝着前方的终点有力地冲刺而去。

“76, 74, 69, 74……”坏孩子们喘着气，乱哄哄地跟在我后边。

“97, 98, 99, 100!”

我发出嘹亮的童音，以一种愉快的姿势冲过了终点。我甚至遗憾地盯着那张纸，它为什么不多列几排数字呢？我骄傲地看看左右，坏孩子们早就失去了体力，一个个迷惘地敛住了口。他们没有一个能随我一块到达。

其实，这太简单了，不就是十个数字的组合吗？照这种样子，就是念到一千一万，我也没有问题。我屏住气，渴望迎接新的挑战。

“完了吗？”阿姨打了个呵欠，她睁开眼睛，“现在，反过去念一遍。”

“100, 99……”她替我们起了个头。

但坏孩子们面面相觑，没有一个能开口。对他们来说，这太难了，就像要他们倒着飞跑一样困难。

## 碎爸爸

“100，99……”我犹豫了一下，独自开口说。

“我是叫你们一起念。”可我刚开了个头，阿姨就不耐烦地打断了我。

阿姨禁止我发声，她希望我的智力能够降低到那些坏小子的水平，她教起来可以省力些。我就这样子被阿姨剥夺了自我炫耀的资格。其实，从1数到100，再从100倒数回1，对我来说能算炫耀吗？我那时焦虑的事情，正在于我在大班里太引人注目了。

我出生的时候，据说正是文革武斗的尾声。从我们住的地方去医院，要经过两派激战的街区。其中的一派已接近于覆灭，因此他们中的死硬分子便抢占了一些大楼和民居，与前来收缴的对手展开巷战。在我长大以后，我常常遗憾，没有能看到爸爸把即将出生的我送去医院的那精彩场面。由于我是早产兼难产，妈妈被腹中的我搅得死去活来，爸爸无法迟疑与考虑一条复杂的路线，他推出一辆自行车，让怀着我的妈妈坐在后座，便匆匆地向门外冲去。他们来到了那最危险的街区。机关枪的点射在头顶呼啸，砖头瓦砾被击得碎屑横飞。进攻者手持高音喇叭，敦促楼里的负隅顽抗者赶快投降，但楼里的回答却是一柄手榴弹。爸爸推着车，来到了一堆被打成废墟的路障前。路障后的阻击手已经不知去向，但爸爸却不得不舍弃了他的自行车，搀扶着像袋鼠一样的妈妈跳过那些麻袋木梁。接下来，他找到了一辆没有刹车的三轮车，让妈妈躺上，勾着头，飞快地闯过了火

## 碎爸爸

线。在他身后，那些从楼里溃败的武斗分子正放着冷枪，转入底下的人防工事，准备展开地道战了。

文革初期，爸爸曾经组织过一支战斗队。那支战斗队其实只有四个人：他、我妈妈还有另外一对年轻夫妇。爸爸领着他的战斗队投身派系斗争。可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，这支小战斗队很快被其它的大派收编，大派又不断分化重组，爸爸在里头今天为这派书写标语，第二天却发现命令自己草拟大字报的已经成了另一派。爸爸的出身不好，这一点终于被人们所觉察，于是，等他刚刚对斗争感到厌倦，他就给一脚踢出了革命队伍。

脱离派系后，爸爸的生活热情一度为我而复苏。就在妈妈被送抵医院，把我生下后，爸爸立即又赶回战场，找到了他那辆旧自行车，从此开始了为我的疯狂采购。每天一早，他蹬着自行车，在街道上四处转悠。可武斗期间，整个城市的供应都差不多瘫痪了，要想买到几个鸡蛋，简直比发现钻石还难。渐渐地，爸爸蹬车的身影便远离城市，开始朝郊区而去。到了傍晚，他才带着鸡蛋、花生、活鱼重新在妈妈的产房中出现。等妈妈抱着我出院回家时，爸爸已经转遍了附近的县城农村，据说他那时天天都要来回骑七十八里路。他建立了几处可靠的采购点，在家里囤积了许多稀奇古怪的补品。等我稍大，局势稍稍稳定，他又想办法为我订到了一份牛奶。家里的每一分多出的钱都被用在对我的喂养上。爸爸对我的专注，直到几年后我的妹妹出生，才分散了一



些。可那时候，我已经给养得又大又胖，一进幼儿园，就被误认为大班的孩子了。

“五一”劳动节到了，爸爸所在的单位要组织一次文艺汇演。那是一所中专学校，爸爸和妈妈都是其中的教员。爸爸有一副浑厚、动听的好嗓子。当他低声说话时，你会感到仿佛有两片磁石在你的耳边嗡鸣，非常动听，你会被吸引。在这种时候，他的眼镜片后同样会放射出浑厚的光芒，非常具有蛊惑力。当然了，他的这种魅力要在多年后才能够真正释放。他只是承接了一个在晚会上男声独唱的小节目。我从幼儿园回家，晚上大家都在外头乘凉，爸爸却会独自呆在屋子里，对着一面破镜子低低地练习吟唱：

“咱们工人有力量，

嘿！

有力量……”

那歌声低郁、饱含磁性，预示着爸爸将要在晚会上赢得掌声和成功。可那时候，听到爸爸不厌其烦的练习，我却陷入了另一种焦虑。因为我的个子太大了，已经不适合呆在幼儿园了。为了劳动节晚会，我们幼儿园也准备了一个节目。由于大人物的表演十分乏味，所以幼儿园的节目历来最受到人们的欢迎。两位阿姨先设计了一个方案，让我们身着军装，化装成红小兵，由她们在台侧敲响锣鼓，然后就由我手举红旗，领着孩子们冲上台去，一个亮相，再朗诵一段毛主席语录，继而载歌